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至八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　二老堂雜誌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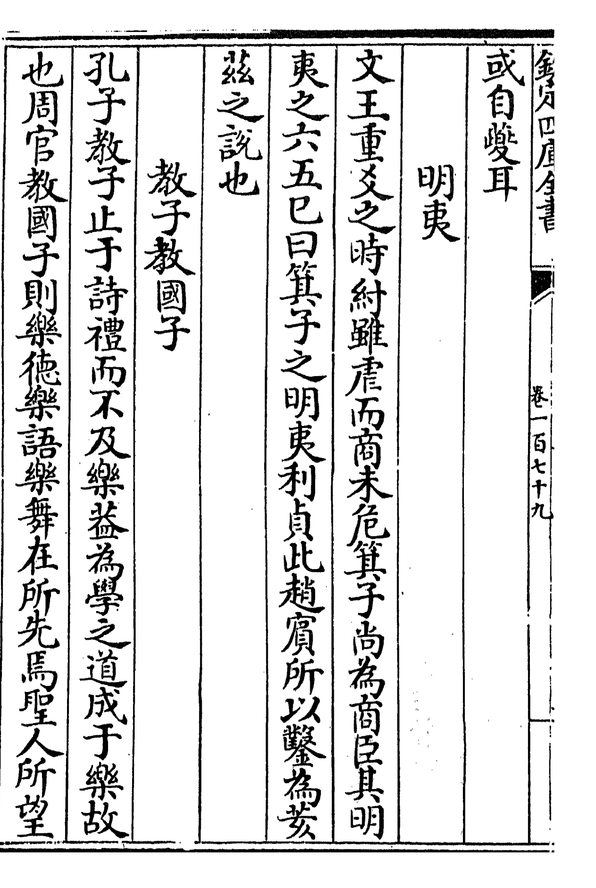
宋　周必大　撰

黜陟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于一職葢所謂陟者若今磨勘轉官年勞換服色也與

夔制樂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于夔也制以賞諸侯



或自變耳

明夷

文王重爻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尚為商臣其明夷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趙賔所以鑿為荄茲之說也

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于詩禮而不及樂葢為學之道成于樂故也周官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

于公族其至矣乎

後艱終吉

詩稱無後艱易稱有終吉一也

記閒人滋五説

閒人滋以詩言祖妣爲姜嫄其説可用葢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嫄也

豳詩首言觱發栗烈而後言于耜舉趾滋曰豳地多寒故也

禮內則中載養老一段並與王制同滋曰貴老謂其近於親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中棖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類配之如以殺鷄配為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

孝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葉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祀則以稻為嘉蔬公事大夫則以稻為嘉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天王

謂王為天王疑自春秋始葢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禮不云乎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崔靈恩以為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然

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傳聞之辭耳或又曰莊子載堯舜問答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之號豈必始於春秋乎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本語也

論富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葢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智為也孔孟之學也小人求富為富無所不至甚者敗國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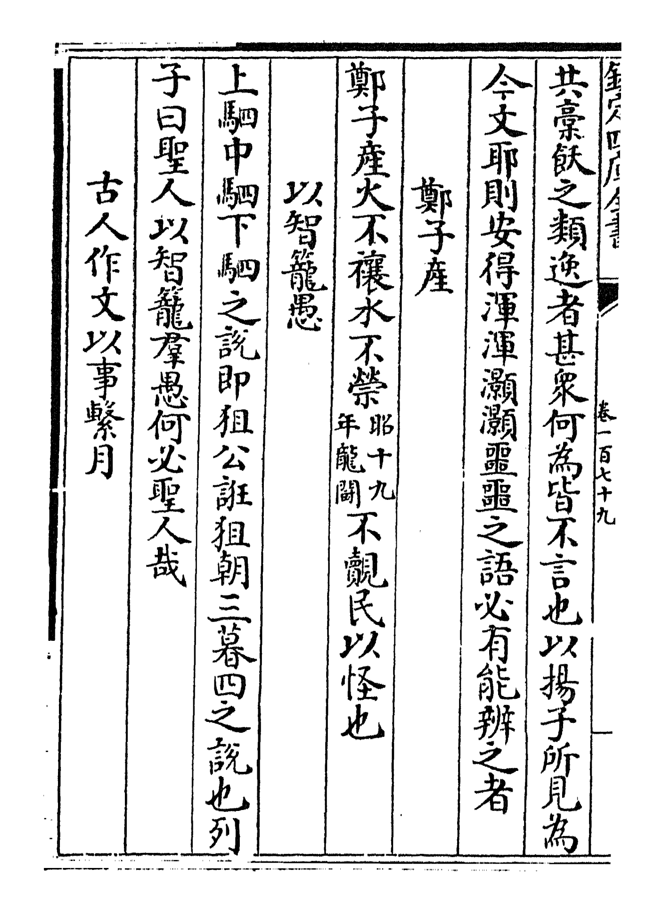
皆求富為富者也

論德誠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誠也以誠行仁然後可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偽故曰德者誠也

酒誥

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以揚子所見為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作九



共豪𩜹之類逸者甚衆何為皆不言也以揚子所見為今文耶則安得渾渾灝灝噩噩之語必有能辨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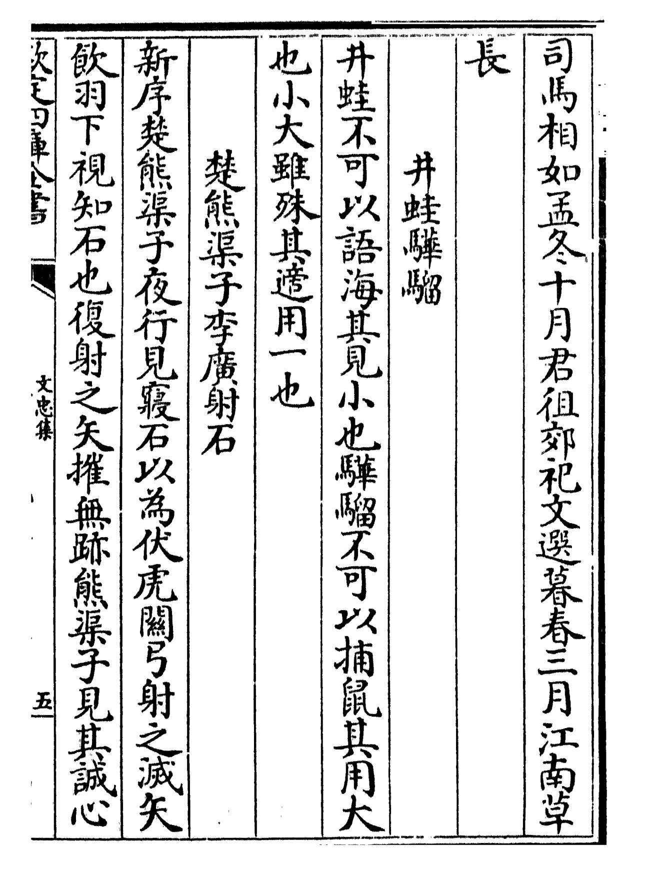
鄭子産

鄭子産火不禳水不禜（昭十九年龍鬬）不覿民以怪也

以智籠愚

上駟中駟下駟之說即狙公誑狙朝三暮四之說也列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何必聖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繫月



司馬相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井蛙騂騮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騂騮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雖殊其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

而金石為開況人心乎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二事正相類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皆天也非人力也予嘗作諸葛孔明賛云昔我高祖肇迹于兹欲肯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輕

世言髙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子房至蕭何韓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踞見者特庸人耳其後武帝雄才大畧頗有髙祖之風據厠而視大將軍不冠而見公孫丞相至汲黯不冠不見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而入闗欲因衛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豈以薦士責之哉其不省也宜矣偃後朝奏書而暮名士固當自致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於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置未問鴻門之會微項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沛公則沛公之肉不足以齒項莊之劍矣尚敢望數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臣也孫子縱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柰何不顧嗣爵纔十年遽奪其國按功臣表則曰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内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不祀而孝文視之蔑如也至元康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家真少恩哉或曰良多陰謀奇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智終而留國

不祀忽諸信乎非耶

袁安吳雄葬地

漢袁安父没毋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之仁恕可知矣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載之亦足垂勸而世之泥于陰陽家者往往藉以為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福禍一繫丘

墓殊不問行巳之如何於是庸師妖巫始得售其術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此其范曄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衣安為口實者

皐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皐陶不與左傳云皐陶庭堅不

祀忽諸禹固不待言契之後為湯稷之後為周至唐乃為系出臯陶天寶中追尊為德明皇帝

以曾子為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顔達對曰此聖人教之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為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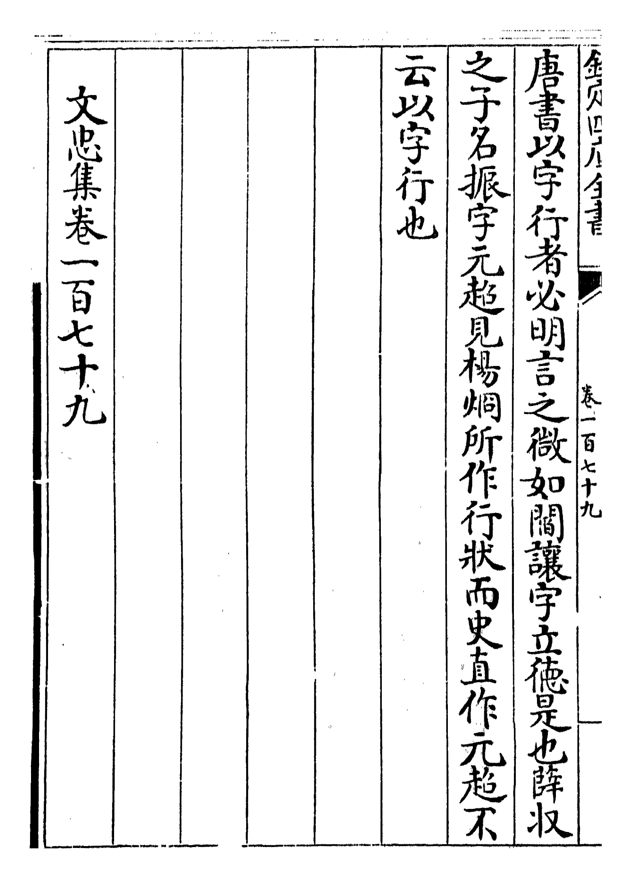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談賔錄以為歐陽詢所書而青鎻集楊妃別傳乃謂此錢開元所鑄背有掐痕出于楊妃吳曾漫錄巳載辨誤中予謂唐鑄錢多矣今惟此錢徧天下特為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皆不復見何也

韓退之鱷 文臺叅

韓退之傳識潮州逐鱷事而李翺行狀皇甫湜神道碑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

不臺叅李紳爲中丞刻奏愈愈以詔文自觧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兩罷之而行狀墓碑自縁李紳爲御史中丞因械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縱囚去翺湜同時人不應謬妄豈以纖近語恠故删去乎若有詔免臺叅李紳何敢爭湜是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諳固爲耻矣因捨因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閻讓字立徳是也薛收之子名振字元超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直作元超不云以字行也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　二老堂雜誌卷二

宋　周必大　撰

史官改定制誥

本朝列聖實録凡當時所下制誥往往為史官改易殆以文體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邱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别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

時果用何制其為脩史者所改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由來乆矣

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

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典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葢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

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
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
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
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姪女韋
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
宜時懿戚同此休榮蓋全用上語也

察官兼翰林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者皆預考校獨監察御史王綸不入蓋備折號也內制既闕官有旨命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潤筆殆萬緡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勅令所玉牒所降勅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講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敵厚趙衛是也紹興二十六年王綸為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

珉以家諱辭遂並升侍講蓋從權也胡銓以左史兼侍講院既而改崇政少卿而侍講如故其後張拭為左司亦侍講

李益能名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作監主簿李益能令中書後省名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為右丞相万俟卨所薦將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卨薨王綸周麟之趙逵在後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所對稍畧又參知政事張綱亦論賜第之恩不可啟止

自監簿遷宗正寺丞初祠科惟有出身人許應上即位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擢任工部侍郎請復其科而有司詳看兼許任子就試亦為益能計也科第固未足道然益能毋成轍壞可為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雜學士以上遇辭免則降詔不允給舍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戸部侍郎王師心除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葢師心舊官合荅詔是歲

九月賀允中自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遂襲王師心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權工部侍郎遷夕拜不復降詔_{金安節又降詔}

皇子食邑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節鉞真王各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按舊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為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幾三十年當壬午歲壽皇受禪陳長卿實為首台七月復名前左相湯進之為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壽皇過德壽宮議除二公相高宗曰各還其舊蓋以頃年湯左而張右也按德遠初相時湯尚未仕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時史直翁方過省湯方中宏詞後湯為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去陳始升左而史為右相予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

湯相座主乃迭為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仕宦遲速固不齊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並拜之日適以湯嘗居左竟不少進斯亦異矣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歲如沈守約葉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十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于狀頭戊申維揚李易止于中書舍人待制而王大寶乃為尚

書雜學士紹興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凌景夏乃為
尚書五年汪應辰仕至尚書端明而黄中元以有官降
在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辰第二人也八年黄
公度止于考功郎官而陳俊卿作相十二年陳誠之知
樞密院似難及矣而秦熺亦嘗歷大學士特進少師十
五年劉章為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王佐終八
座而董德元參政二十一年趙逵中書舍人而蔣芾為
相二十四年張孝祥止于中書舍人雜學士而秦塤為

正侍郎二十七年王十朋僅除權侍郎晩授莅事不能供職而閤安中正為中書舍人特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許克昌為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為魁至孝宗朝梁方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勑着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即今特進）勑後乃不着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即今金紫光祿）皆着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遂不問何官一例去姓某他執政列御皆書

階官紹興以前尚如此只自近歲乃不書階官又舊制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大中神宗愛惜名器詔下一等以中大夫為執政官而加一守字近歲亦不復用此字葢舊法官過于職為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為守又其下為試其職錢亦徽降殺云

館職召試

紹興己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為憚遂礙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

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幾闕員浸多遂召劉儀鳳米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他官復召予與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邴一二人乃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宮教授黄右輪對論東宫不宜以詩文為學上大喜擢授校書郎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右輪而已

汪丞相墜笏

汪伯彦初拜相于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巳夘十二月九日謁梁大方徳全撫幹聞之梁蓋汪之外孫也

記觀秘閣御書

辛巳九月乙酉敬觀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雜詩皆用隷草其一軸大書示敦朴為天下先御押賜盧多遜尤奇偉又雜書數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誡諭京朝官印紙數通其一賜凌策策所歴郡皆批課績于後

乙未午後登秘閣縱觀四朝御書英宗在濮邸所與侍禁家問辭翰精詳争雄宼士神宗多論邉防利害外有奬諭張方平制詔及申諭臺官言歐陽修帷箔事數幅王言宸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學書多賜李瓌内杜甫遲日江山麗絶句一篇乃經筵賜顧臨者徽宗以素縑學書多賜鄭詳餘家科醮文字多成篇帙

十二月巳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即偽蜀李旻得而藏之者上親録本末于卷尾又觀唐人細書法華

經卷軸甚小織成佛像以為引首其精巧非近世所能為也畫品尤多奇絶有小本李白寫真崔今欽題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閣敬觀昭陵御書嘉祐中賜李瑋飛白甚多其傍皆書公照道號和光子龍翔鳳翥妙絶今古楷字賜凈因長老懐璉十七頌即明州宸奎閣所藏也其一曰六祖明達了見機二真戒唱决時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甚處歸蓋用璉韻也璉頌云六載皇都載祖機兩曆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惟將御頌歸　昔蘇軾作閣記云至

和中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其説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觀真宗御書此青詞多自草其式云皇帝某伏覩再降瑞雪者入詞某無任感恩歡忭激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上聞謹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皇帝某狀又有咨目大畧類此春日賜宿國長公主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六日恭題真宗聖製御書令賜李端懿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題真宗聖製

仁宗御書今却賜端愿等依舊家藏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一 二老堂雜誌卷三

宋 周必大 撰

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述又徙吏部郎中諫院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為正言七月遷司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涓為司諫

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榮國徙封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以來建臣無慶國為封仁宗嘗封者詔改岐國公予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國進封慶國公五年五月方晉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久矣所謂晉國尤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

相位久虚

乾道元年二月陳丞相長卿既免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復虚位者三年半中間嘗宣諭龔李二參政云近三台星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獅子

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予作樂語云香裊狻猊雜

瑞煙於絲仗雪殘鳷鵲耀初日於金鋪蓋紀實也初欲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鳷鵲皆杜工部詩然殿上無金麒麟不若猊爲得實

三省客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六曹曾覿以使相赴起居訖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祇侯李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退馳馬入堂遂踵相攝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參政能得

幾時其實朝路吏卒類喜生事在前故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迫促前者蓋常態也先祖隸籍三省行首司處和隸籍客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覿往致謝又明日覿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云先祖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開府朝叅回於轎後行馬不期叅政頭踏相繼有失迴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先祖處和申所屬施行上謂茂良先權充替二人然後行茂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

罷八日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後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光朝適與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光朝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與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

十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未時茂良内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於是覩之姻家韓彦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専為徑斷直省官而設也上大以為然自此每事上于奏日後用黄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為常是月有蜀人張唐卿者垸之姪孫趙雄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成旨王抃

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而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椒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覿奏三月十八日車駕請詣德壽宫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

於是乘輿至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酴醾花皆層級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庭下樂作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就坐令上初欲著帽御赭袍玉帶太上皇帝宣諭止之中裹赭袍赴太上皇帝壽聖皇后榻前各再拜太上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令上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進奉儀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聯步輦以行令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軒敞不加丹雘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覲云營造何如臣覲奏曰宏壯精巧二

者蕭之臣不嫻營造開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於此嘗向臣言京師亦未嘗見如此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即曰凡此巨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肩輿少憩面對酴醿花架高柳柰天酴醿引蔓垂梢而下其長袤丈芳菲照座馥郁襲人今上捧觴勸太上次勸壽聖皆釂飲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今上云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

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兒聖孝感天神明海内無事
垂二十年安得無功臣觀奏云父慈子孝家給人足可
謂太平之盛臣觀目覩斯宴超冠古今可無紀述以示
外庭輒不揆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闕云三月二十五
日三省同奉聖旨宣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熈七年夏興州都統制吴挺興元都統制田世卿客
申黎蠻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漢界本州駐劄路分統領

髙晃平日失於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胡元質既調發綿州屯駐軍一百五十八人（係興州軍馬）又調潼州屯駐軍五百人（係興元軍馬）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復前成都鈐轄成光廷節制軍馬與本路提刑折知常制司叅議官吕某運司主管官唐某並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軍冒暑涉遠疲勞病瘴光廷晃僥倖功賞驅率將士於盤陀嶺修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誕謾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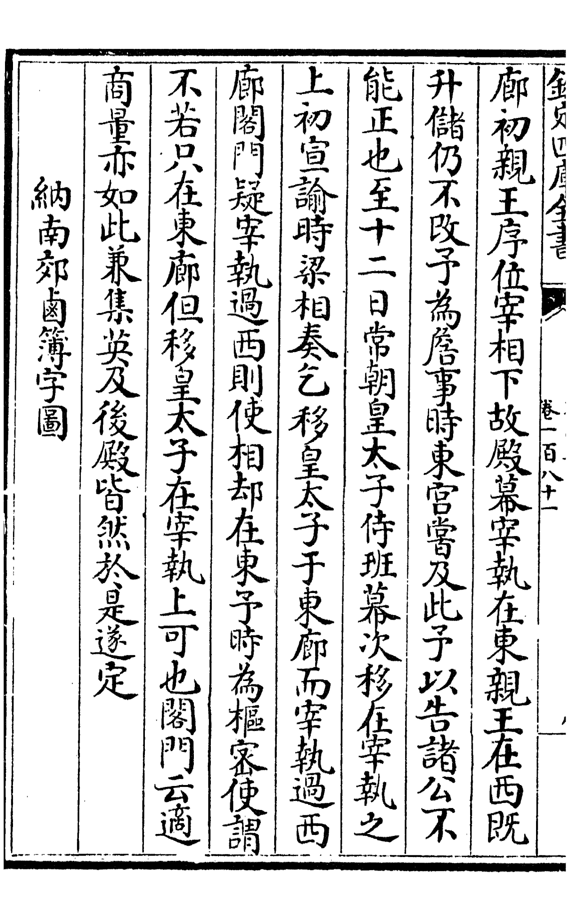
六月九日蠻人於三角圩出没誘致官兵先廷晃遽率兵赴之既為蠻人所乗即上馬先遁蠻據羊納隘橋截斷官軍歸路墜崖死亡甚衆遂棄新堡軍需粮食蠻人進至富庄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擾亂幾至失守統領府順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數令制置司又亟調兩郡統司劍閬利州屯駐軍三千人比之綿州潼州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軍之將復蹈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

挻等所隷邊面而所調兵皆挻等部曲謹具以聞至七月四川制置胡元質奏黎蠻已返巢穴乞暫抽回大軍量留戍卒九月蠻進馬三百匹獻珊瑚等乞盟詔却其獻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敗蠻既納欵就權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軍怨知常走避三日而後歸賊刼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并知常之子三簽判欲俱入番賴王兵官王去惡率衙兵出城駐相公嶺邀止之得其首領仵進石景并叛兵七十八人械

送黎州獄李照復入城撫定軍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
亦獲叛兵陳忠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
帛其後胡元質宫觀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廷
晃並除名勒停光廷達州編晃軍前自効于是蜀人謗
曰胡置制果然胡置制折提刑畢竟折提刑髙路分却
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達禁中

皇太子幕次

淳熈巳巳九月七日有㫖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東



廊初親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執在東親王在西旣升儲仍不改予為詹事時東宮嘗及此予以告諸公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執之上初宣諭時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東廊而宰執過西廊閤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却在東予時為樞密使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閤門云適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後殿皆然於是遂定

納南郊鹵簿字圖

巳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劄子納南郊鹵簿字圖此亦有由淳熈丙申郊祀曾覿以使相充五使舊例兵部長貳携字圖面納于時為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禮重乃令吏具公劄繳送自後遂循例他人莫知其所以然大抵朝廷典故出于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禮

巳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靈宫入太廟齋宿夜行禮

天氣晴和上喜令內侍諭太師局尋常行禮太早不應
丑後自今依時勿得遷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間天
氣忽陰復有旨令今夜若陰則依常時行禮或晴乃用
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禮甚速上既遵太
宗故事止就壇上褥位一就行禮不再升降又趣亞獻
終獻先登壇伺候既畢止指望燎位而令大禮使王淮
詣望燎位皆從權也

盤雕金眼睛紫窄衫

巳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昪殿帥郭椿所服盤雕金眼睛紫窄衫與其他行宮使帶御器械不同嘗問鄭裔乃云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高俅官使相特加寵異餘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興裔之伯鄭藻為大禮行宮使亦緣官至使相故有此賜其與椿官未至上特以此寵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繡盤雕兩眼望之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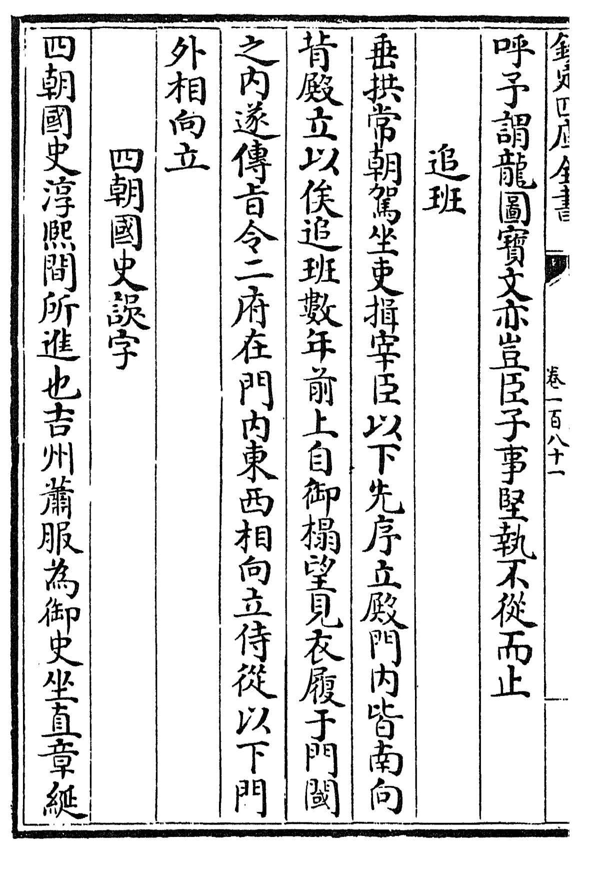
緋紫階品

元豐官制朝奉大夫為從六品即可服緋大中大夫為從四品服紫與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緋蓋從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為人作銘誌凡賜紫則曰三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勑用準字

勑牒準字去十為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又云

曾公亮蔡京父為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
准又收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
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
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重輕必惑例憚
改惟吏輩密移則更不復問如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
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絡繹
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禮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
借官令稍新即擬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



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執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駕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内皆南向背殿立以俟追班數年前上自御榻望見衣履于門閾之内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内東西相向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史誤字

四朝國史淳熙間所進也吉州蕭服為御史坐直章縱

私鑄獄為蔡京所治䨻管虔州蓋隣郡也其家批書印紙尚存史乃書為處州蓋虔處二字相近紹興間因齊述亂改虔為贛史官偶不思耳又仁宗駙馬李瑋傳兄弟三人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瑋獨無字予作梁汝嘉神道碑其子季秘以玉石硯為潤筆背刻篆字乃瑋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炤此書洪邁用功為多邁號博聞緣出衆手無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無牴牾近世止作兼職人人為之高宗實録成嘗求外祖王給事中靚列傳觀之殊可嘆葢行狀乃子隆興元年託尹穡少稷撰留館中其載宣和間知東平府却回請東封父老一事最為奇特當時幾獲罪賴虞奕在從班救止之比見汪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贈止光禄後來因子遇恩累贈少保自不應書今直云贈少保何其誤也又曰歴李邴傳邴自端殿朝散郎簽書樞

畧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猶宣教郎以下除從官須轉通直郎也傳却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郎奏薦

章茂獻侍郎諭奏薦曲折子告之云外祖政和間任給事中奏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郊及遇後郊大禮係不帶職正郎陳乞奏薦吏部告示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寧間慕容尚書彥逢亦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職作初遇放行後来范至能任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

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縁渠為不曉事吏人獻説引曽任諫議大夫以上理去官遇郊依見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隔郊止是與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後自無辭後遂得之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一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二　二老堂雜誌卷四

宋　周必大　撰

賢關邊瑣

太學賢士之所關而近世以關為實字邊瑣非邊徼乃文書之録耳士大夫亦多誤用夏英公永興謝二府啓云議西鄙之羽書披東臺之邊瑣乃為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基每亦自愧甞讀之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史中何云未詳予謂周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陳無已字稱歐陽公

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已學于南豐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

四海歐陽永叔也無巳何尊焉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無別

記陸務觀二說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處司馬温公聞新事即録于册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又云元豐中何洵直請改歸陝之陝從山以別陝西之陝朝廷從之下少府監改鑄陝州印監丞歐陽棐言陝從兩人陝從兩入不當改然

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幣二字

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傚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垕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鍔代撰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毀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之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

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

楷木

槐簡以楷木為上予家世傳一笏登第者乃許執兵火後舊物無子遺獨此笏在予處每嘆子弟未有能當之者木文縱者如點橫者特異于他木出於兖州之孔林頃在長沙見教授項安世云其婦翁任濽嘗倅階州境內産楷槐疑即此木蓋孔子時武都屬氐羌未通中國

弟子自遠方携植墓林中後世轉楷從木而音則同

臨安四門所出

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門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辨知後典誤

唐藩鎮於進奏有知後官五代會要載曾任節度至刺

史等則責本道進奏知後院狀唐明宗問趙鳳進奏官比外何官鳳曰府院發遞知後之流上曰乃吏卒耳本朝諸縣至今各有之掌付受往來文書其來已久楊大年別集第六卷答董大傅書云本縣知後官送到書一封此其証也予年十五六時見一親切初權縣知後典展叅怒曰汝鹵莽乃以祇候為知後乎予竊哂之後十餘年則所在往往改稱祇候矣比官湖南讀新脩長沙志亦用祇候字因命搜舊牘惟五十年前潮陽劉昉方

明爲守曾令改正隨即如故

亭堂單用二字

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於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傚之今無問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名如怡亭快閣之類又當如何也

蟄燕

予嘗記歲暮舟行吉水江路值天氣暄甚偶岸圯蟄燕滿江而飛又寓崑山時婦家折舊土橋易以甎石其中

皆鷙燕以此關海上烏衣國之說後見朱翌新仲猗覺寮雜記亦載此事且引晉郤鑒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又引元稹詩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其理甚明

小昭慶鐘

臨安西湖南山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尚可辨竹下題云明夫子方明弼康趙嘉甫子瞻同遊南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子紹興庚辰往觀明年再往則已逃

昧其後移往鎮江府謝后功徳院不復可見

牛魚

紹興辛巳予為秘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為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為金哀謝使金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糟其首歸獻于朝故有此號北中甚貴此魚一尾之價與牛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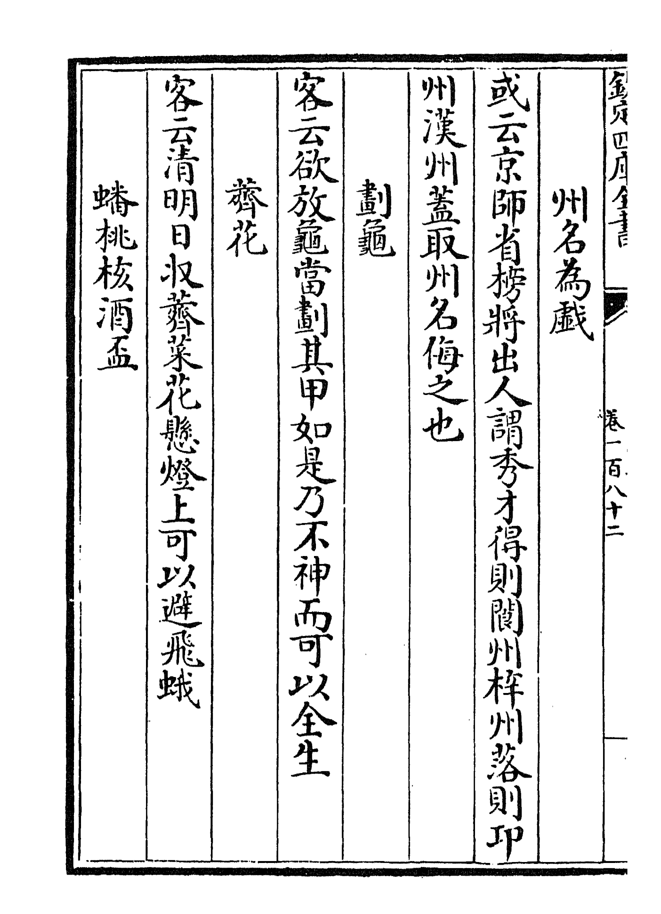
賛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云

齒後官卑主事

省中合夏藥予以齒後衆人當主其事洪景盧云京師掌執八人右丞以官卑掌厨亦此義也

省吏補牒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目官沈濬而下遞遷一級皆給綾牒贊辭如補太學生者其首云牒件某人云云其末云補充史館某職蓋熙寧以前定本也



州名為戲

或云京師省榜將出人謂秀才得則閬州梓州落則邛州漢州蓋取州名侮之也

剷龜

客云欲放龜當剷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薺花

客云清明日収薺菜花懸燈上可以避飛蛾

蟠桃核酒盃

九月己卯讀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盃云得於華山陳摶賜帛五十疋因記先世嘗藏桃核可受酒二升與此正同

治頭風方

張大猷太監云治頭風而吐瀉用枳殼白术末煎湯下青州白元子神効李與左幾司也

以名相戲

辛巳正月癸未校書郎馮方云劉攽嘗因事戲王覿云

公何故見責王答云責公直甚分文各指其名也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朮且至矣梁汝嘉再名朝廷復欲處以户部寫門字石曰門字為兩户必再為地官十八日又書門字石曰公天官日有餘而月不足亦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問之則

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巳而皆驗旣歸蜀有士人文覺
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
不及第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曰字于地石曰
日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于肆中以楷寫千字不
識字任其所指禍福皆應卭㳙尚書第三子不肖遇其
拆字即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時特補承信郎後
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吾亦能拆字石詰
之曰爾姓謝所謂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

出頭聞者大笑

州郡請印牌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銀裹牌其下併列舊官押字新官既上執事者唱云取指揮劈牌印以刀碎之意不以爲然其後守漳則請印銀牌下無押字遇請印旋押印出却拭去遂免交承劈牌似爲得體不知他處今何如又三省樞密院於牌之下用紅腰封而請押字若遇改易不過換封亦有體也

漳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顔師魯除權禮部侍郎師魯漳州人自言本朝二百餘年雖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至近侍者考之雜記唐元和中有潘存實為户部侍郎然亦不審也

憲臺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為憲雖聖旨處分勑令所立法凡及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帥憲

爲稱而提刑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幞字

帊幞之幞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帊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群臣進物皆云夾複全既云重複不應又用火字

種植之法

史直翁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二日自是隨月定日無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華繼張相

過云頃在嚴州見康與之糟雜細糠和土種竹隨即茂盛明年生筍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投水池中立茂又永豐宰汪文振子泉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張循王俊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巷井

臨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由壬戌歳張循王府房廊遺漏掘得古井濶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開葢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復出方悟巷名以此

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問出世法甚切而不許大畧告以世縁薄福淺基毋貪禄以招禍縱慾以損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雨夜夢題門闗曰宵距

曾少監夢

徐漢英宫教云今軍器曾少監乙卯省試夢汪二狀元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

乾道中李彦頴秀叔爲吏部郎官嘗語予夢李泰發參政相訪爭坐主位泰發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我李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一紙記責降兩府姓名子戲之

云公必為參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龔茂良實之既去秀叔以參政行相事會史浩直翁將再相出知紹興府後數年再召與予同為參政樞廷闕長子嘗遜彦頴以其先進當選也壽皇不可秀叔嘗曰只為同知亦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坐諫大夫張大經論列而去信乎官職皆前定也不特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科年享八十餘但泰發早達晚困季叔晚達而享福以終耳

記先太師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秩當為學官而時宰不樂除邠州教授到官未幾朝廷知其非遂拜太學博士平生讀書一見輒不忘下筆輒數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嘗壯遊幽燕西至涇原覽觀形勝建炎初奉使河南卒年三十八先妣曾高以來皆守邊外祖始奉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書舍人給事中歷帥守靖康元年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母益宋元憲之孫也先妣早寡事姑嫜盡孝博通經史觀教

二子於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既歸寧而外祖卒號慕切至日惟一蔬食夜誦佛書踰年而卒亦三十八

記先夫人損壽

先夫人生於崇寧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某聞之陰陽家云夫人壽當至四十七凡精于藝者其說皆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燃臂刲股無所不用其至又請命于天愿損己十年以益淑國淑國竟甦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矣陰陽家說固

未可深信然何為數之符也世俗皆云祈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夭其偶然耶抑有為而然耶某嘗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毋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為荒唐矣雖然史氏為其夫耳夫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吾母則為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焉彼蒼者天獨無以相之歟噫嘻痛哉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二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三　二老堂雜誌卷五

宋　周必大　撰

記崑山登覽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為屋小院星列而氣象粗閎麗唐朝塑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上人奉事甚至故歲時游者輻

轃而僧輩亦有所賴云上月華閣涉中峯訪古上方下
視陂田葢其佳處也張祐嘗題詩云寳殿依山險凌虚
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窻中岫孤煙竹
裏村凭髙助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荆公安石通判舒州
日被檄來視水澇遊覽竟日夜讀此詩至凌虚勢欲吞
大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祐韻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
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
偏來客少幽興祇闗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方片

霞封石床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書燈

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遥場安石次韻僧溪蟠青

蒼莓苔上秋床露翰饑更清風藹遠亦香掃石出古色

洗松納室光久游不忍歸迫迮冠蓋場崑山在蘇為大

邑求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爾後遭

火焚蘞一空

記金陵登覽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跡雖載圖誌然不能盡

考姑記二年間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元豐中東坡留題云江山之樂想平生天慶觀吳治城故基下壼墓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於其北穿池得斷碑名氏尚存徐鍇為記本朝慶歷中知府葉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改亭為忠孝前帥葉夢得記壼之祠堂甚詳猶未刻石○府學門外下臨秦淮有舞雩亭傍有真儒堂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為秦丞相設也今廢○保寧寺在城中初開寶中王師下金陵昇元瓦棺皆隳飛煙

保寧獨存建炎間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以為行宮寺後舊有覽輝亭鳳凰臺亡亭已重立登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落水分劉夢得周遭故國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歷歷可想老兵指寺在營寨中堆阜云此凌虛臺也其右營寨云瓦棺閣故基也雖皆道聽塗說然參考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隅云○長千寺故老相傳廢于梁陳間南唐以其地為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地發神光詔復興葺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

右有阿育王女所制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翬尚記創以眩流俗又出佛牙傳大士履中梵書貝多葉水精玻璃等寶云昭陵賜物也寺之南軒甚明爽前臨大池面對雨花臺又有壮意與城相值土人以城下路為王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内寨中相傳佛座後石穴即蕭梁郄后蟒窟未可信也舊有子隱臺并堂今惟一碑存寺甚破獘○府治玉麟堂頗雄麗晁謙之侍郎造其傍即後園園中有山光閣端明殿張公新創於眺

望甚宜而褊隘樸拙蓋惜費耳金陵舊因李氏宫城為牙署車駕南渡復取為行宫而以漕司為府治云○東門即白門也五里至報寧寺本王介甫舊宅元豐中捨為寺賜今額兵火後敗屋數間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蔣山十里此適半塗也過野之中雞犬不聞介甫居時已如此介甫入城必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則跨驢云頃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近年募緣重造殿基華煥有修武郎某人脫尺籍與其媪燃指苦行

前後化錢帛助土木費以萬計○寶公塔在鍾山頂此山孤立于蔣山之内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軒形勢皆可見聞寶公刀尺篙太宗時取入内矣今無古物惟泰㷆施錦衣七寶念珠而已飯罷肩輿訪八功徳池水皆山行中路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往予負杖以俟回望方山甚平㵎亦見大江既而子柔歸去定林無足觀遂至池上移時乃下山復與子柔馳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甫墳菴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澤諸墳相望也日斜

歸憩半山主僧出介甫畫像屋壁之後陷小碑刻介甫
謝公墩絶句及他詩數篇自蔣山望幕府費舟諸山氣
色甚佳○清涼寺在西門外即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
山以其當暑而涼故以名寺或謂齊梁之別宮𢍰時最
為名刹今方葺治但存形勢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
刻石○靜隱寺南唐時報慈寺○御前諸軍教場在北
門外古玄武湖陳平豬水蔭田今為平陸○城中鐵塔
寺閒有二鐵塔甚奇元懿太子殯堂在其中焉○漕司

比廳乃王介甫宅既捨作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吴孫皓時碑耳○城中青溪入秦淮頽堙廢道邊有廟二女郎云張麗華孔貴妃也○南門外有鐵索寺或曰東晉時尸自西竺來為置此以居之忠襄楊公廟楊名邦乂字敏道吉水人建炎間倅金陵敵人破城守臣欵納邦乂罵賊而死朝廷贈卹加等前帥葉少藴右丞常作廟碑近得其本贊有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賞心亭望城外新開河或云王介甫作守時開以

避欒家磯數十里之險土人又云頃烏珠陷金陵韓世忠圍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達于江而遁亦名新河○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盛茂棟宇輪奐府寮暇日輒來投壺飲酒今無復此景矣○南門外有高坐寺經兵火無足觀土人云異時松竹幽邃名藍也予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中到中國時人呼為高坐疑若今時謂僧為上坐高僧傳云孫權初立塔寺故號建初值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亮周顗等皆重之咸康中卒年八十餘葬石

子岡成帝樹刹塜所後有沙門于塜處起寺仍云高坐寺云○石子岡者孫峻投諸葛恪尸之地三國志恪傳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至今岡下民皆亂葬其枈舊矣上雨花臺凡此邦山川城郭皆見之其高又出覽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巒猶艢方稍爲栽排計又春時酒官輒取爲旗亭甚不稱也按唐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於一寺講妙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方去即此臺得名之由○法寳

寺相近予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遺基爾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今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徙然其大半猶在今北城之外數里地皆平衍其又北今教場也方爲當時玄武湖也南唐立國宮室城市盡鄉西南本朝因之故晉之治城乃在今城內爲天慶觀而晉之石頭城以禦外虞今僅在西門外晉之朱雀航跨淮水亦爲防遏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矣蓋自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

北而就西南至於面對牛首西山以為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之形今為得之主僧奉深年五十餘頗能道舊事云兵火前寺傍皆園亭四時遊者不絶今盡為營寨惟此寺不經焚毀講堂甚庳相傳南唐舊屋也殿側奉寶公像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則三品石各高丈餘甚醜怪一名䃌石政和間輦致京師而辱井石欄又在今行宫中遺跡無復可見嘆息而已辱井者三人俱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

水可汲意其地良足而井則可疑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云脉類臙脂俗又呼臙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爲此色豈有是哉泰深言舊有井亭揭詩牌數百今已亾矣又云某猶見居民因鋤地得柱礎刻蛟龍甚精工殆宮殿遺物民皆屑之

記鎮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游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歴歴此山大江環遶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

浮玉山别有小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二紹興末復遭回禄以金使年例登賞官亟營葺之復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門過藏經樓兵火巋然獨存當時歙人造此因以為名諺云金山山裹寺焦山寺裹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巳外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鎮渡夾登牛渚磯凡有石臨水曰磯俯見大江閔燃犀之取禍傍

顧荒臺痛捉月之隕身遥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臨雖樂隨以悵然中元本府祠在磯上又有峨眉亭望天門山最為絶景天門山即東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起謂此也望夫山在鎮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之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下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為之説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于宣城

新唐書云李陽氷為當塗令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為州隷宣城而陽氷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為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為白諱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不者白誠不幸與極而忘生亦哀之而已何以諱為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辨才

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遊時題字寺有
海棠一枝蓋蘇公手植僧頗有乾道元祐間諸公談論
自言得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
與國器奕於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
由支徑叩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進尋
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
煙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子乃與泰之自往至
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濶近城郭

不易得也歸隱淨慈食雞甚美儆事戲為聯句數十韻如日塍雙月捜一之類

易安齋

易安齋溪石劃開髣髴虎丘之劍池但小耳山徑甚邪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為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廬僅容膝自牕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雞甕也僧宗表年八十八遇郊禋宿齋往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為閽者

記閣皁登覽

乾道癸巳春予蒙恩守富沙郡自廬陵舟行望東岸山勢連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閣皁山也行次清江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閣皁之遊初謂嶠嶺路差近至則峻甚約三十里乃抵山間閣言山形皁言山色（按樂氏寰宇記此山為神仙之館舊隸吉州今屬臨江之清江縣）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雲閣最為峻極漢張道陵丁令威吳孫權時葛孝先皆有鍊丹臺井（閣在後山頂不果遊）流水

號葛憩源葛君燕息處也水自宫後出流半里餘聲潺潺行石間橋跨其上號鳴水臺傍有古杉根圍數丈十餘年前為過客所焚宫中尚有古杉一株横枝四出堅如鹿角不知其幾年矣入門即御書閣横連十一間由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徑斜出其外復鎖以棠山兩重江行望之迤延如西山真神仙窟宅也閣後即壇翼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為樓以奉像設有足觀者按古碑此本靈山館焚于隋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氣至

此掘地得鐵鐘一口下有玉石尊像一座高尺餘遂立草堂先天元年孫道冲始立臺殿賜名閣皁觀大唐三洞道士許玄真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淦去縣癸地八十里有閣皁山山址有金仙現相傳丁令威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於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跡存焉咸通中遭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薦父子次第葺

以上並見唐廣明元年道士許玄真記中所謂玉石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兩軀侍立亦玉石也鐘在殿傍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皇十四年鑄何也豈別有鐘而不存耶

本朝熈寧間吉州

通判雙漸郡人中大夫楊申及元祐中江西運副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于互考耳大概言此觀在江南李氏號玄都至真宗祥符元年避諱改景德觀天禧庚申嘗經火熈寜丙辰又火政和八年五月用守臣之請改賜崇真宫為額給元始萬神銅印一授法籙則用之蓋天下授籙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與此山為三院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鼎来置酒道士陳彦舉者年七十五稍能詩以二篇為贈又出政和

中禮部給經綸科出身黄牒且云嘗為丹林郎循文臣

修職郎也夜宿客館讀天復四年孫偓李侗宋齊丘沈

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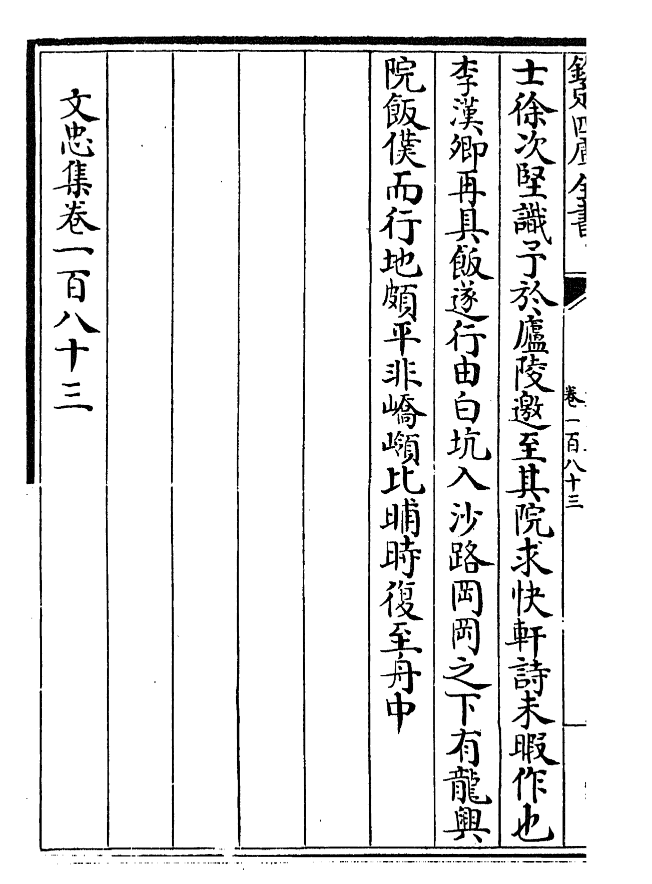
夢昌有詩又有通判陳孟陽長韻備道山中景物常平

周彦質二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宛轉朝揖

大則如城小則如閣草木茂異土良水清戊辰早瞻禮

玉像及四朝御書太宗真宗仁宗徳壽宫芝草封禪泰山凡得十六萬有餘分賜名

山宫觀而二本在此葛仙封冲應真人告崇寧三年蔡容彦逢行授籙印道



士徐次堅識予於廬陵邀至其院求快軒詩未暇作也
李漢卿再具飯遂行由白坑入沙路岡岡之下有龍興
院飯僕而行地頗平非嶠嶺比晡時復至舟中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三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四 玉蘂辨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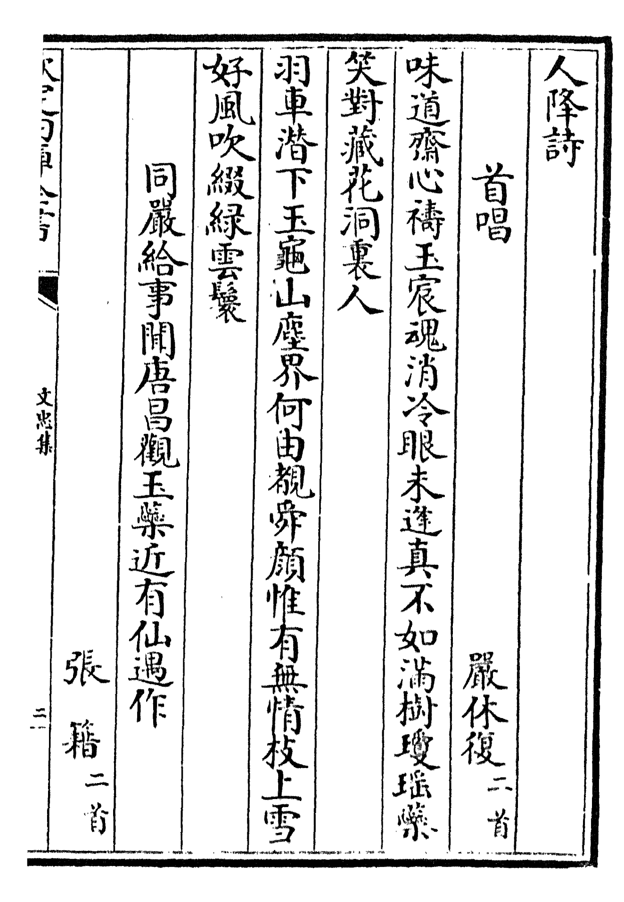
宋 周必大 撰

唐昌玉蘂花唐昌公主明皇女也

劇談録太平廣記及雞跖集所載皆本于此 康 駢

長安安業坊唐昌觀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瑶樹元和中春物芳妍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緑衣乗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

迥出于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悉皆丱頭黄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宫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顧黄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等俱有玉蘂院真



人降詩

首唱　　嚴休復 二首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冷眼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
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舜顔惟有無情枝上雪
好風吹綴綠雲鬟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遇作

張籍 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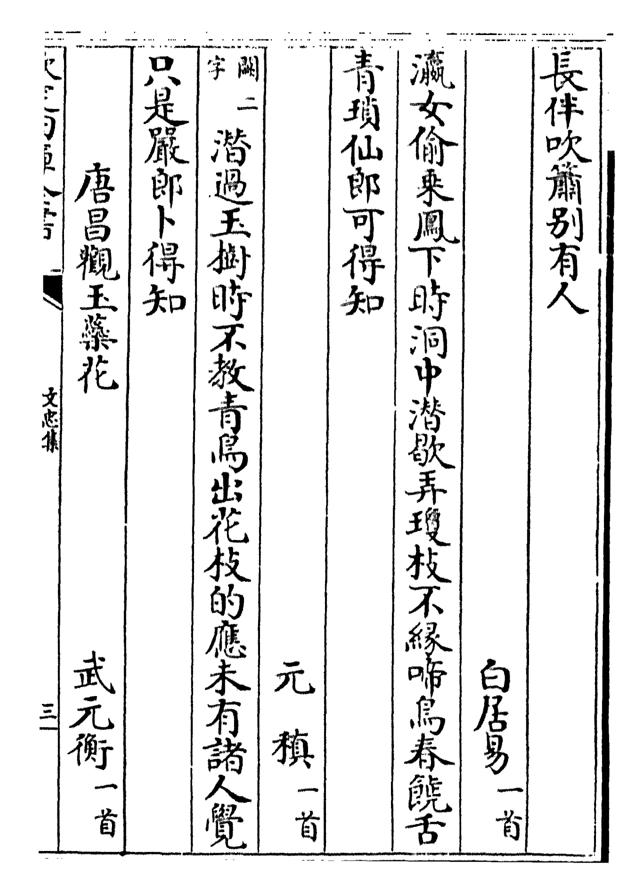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宫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
獨來偷折一枝歸

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首無蹤跡
惟見斑斑滿地花

劉禹錫 二首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
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



長伴吹簫别有人

白居易 一首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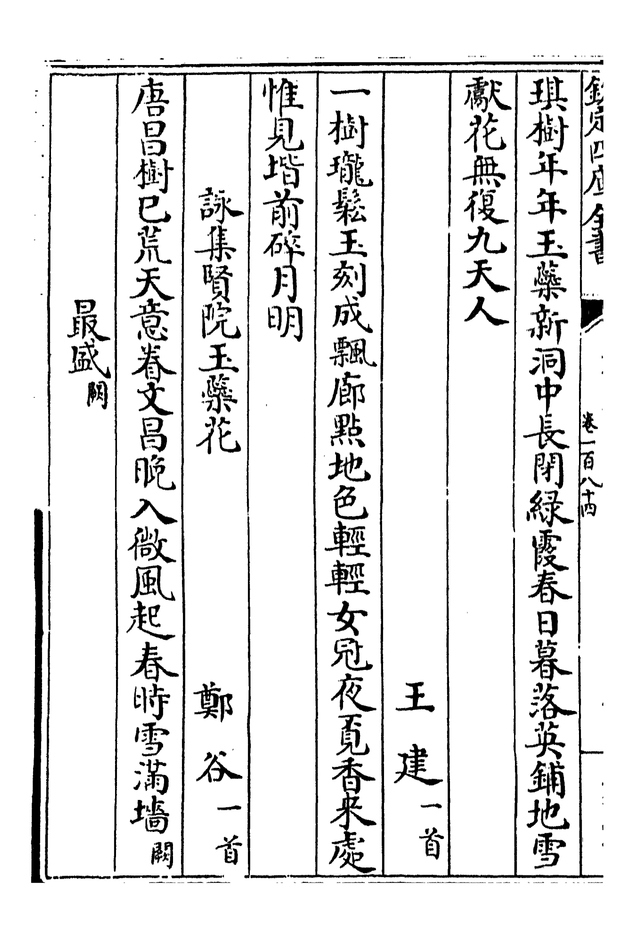
青瑣仙郎可得知

元稹 一首

闕二字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

只是嚴郎卜得知

唐昌觀玉蘂花 武元衡 一首



琪樹年年玉蘂新洞中長閉緑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

王　建一首

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兒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

詠集賢院玉蘂花

鄭　谷一首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脆入微風起春時雪滿墻闕

最盛闕

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白居易一首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瑶華君不知

題集賢閣　劉禹錫一首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閒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慚顔

憶翰林院玉蘂花闕

招隱山觀玉蕊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

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大夫李德裕　一首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作低帷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每邀予同玩舊賞烟霄遠前懽歲月移今來想顔色還憶舊瓊枝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見懷之作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沈傳師一首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素萼年年密哀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已上皆唐人

本朝

題招隱山寺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丹陽郡王琪

一首

蒼崖何蟠回嘗為隱君宅宋戴顒善琴隱居于山氤謂人琴亡松風正蕭瑟花間雪英舞衛公玉蘂詩在焉鹿去岩泉冽山有鹿跑泉唐蔣防為之銘經聲草堂迥天香中夜發月落山氣深清猿嘯亦絶如何人外跡輕為世網別

玉蘂花

玉蘂生禁林地崇資亦貴散漫谿谷中蓬茨復何異清芬信幽遠素綵非妖麗蒼烟蔽山日瓊瑤為之晦歲久

自扶疎岩深愈幽邃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

詠瓊花　　宋　祁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鸞駕久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后土廟瓊花　　王禹偁二首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寔何木也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

自當羞見雪梅粧
春氷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
老松擎雪白婆娑

移瓊花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濯纓亭此花
獨一株耳永叔為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人别
號八仙花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即此是聊以小詩
記其所從来

淮海無雙玉蘂花異時来自八仙家嘗人未覩天中樹
乞與春風賞物華

詠山礬

題高節亭邊山礬花并引　黄庭堅　二首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
謂之鄭花王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
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
岸孤絶處補陀山譯者以為小白花予疑即此花耳

不然何以覲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顔笑

把斷花光水不通

壯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

愛着幽香未擬回

諸家小説

宋祁筆記

維揚后土廟有花色白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

瓊花按許慎説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非白花名也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是唐所植即李衛公所為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胡仔漁隱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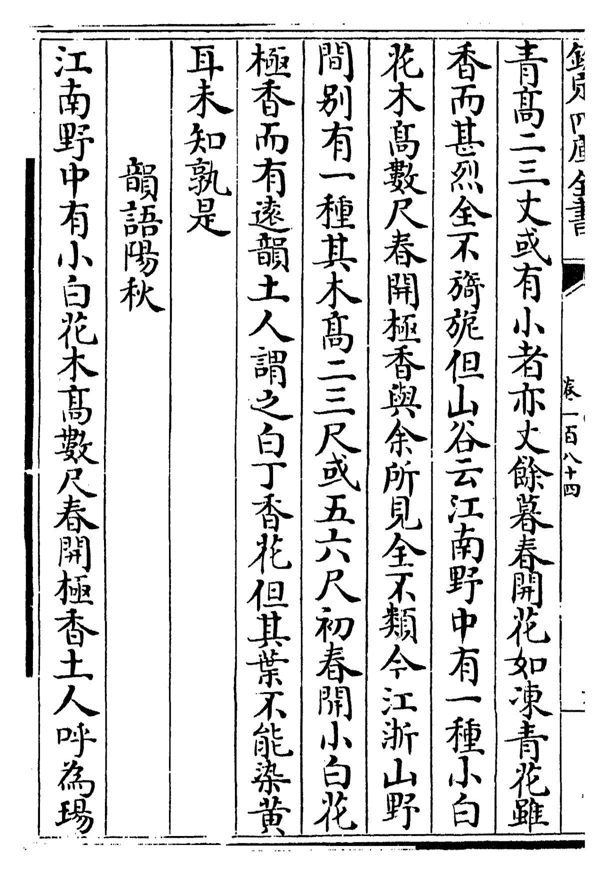
蔡寛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為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玩始

得名此為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自王元之始易其名宴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又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覔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

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石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蘂斷無疑矣傅子容見此帖乃作絶句云比瑒更礬緫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



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韻語陽秋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瑒

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耳嘗有絶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舍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舍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别有所據耶

又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下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録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覔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誤引）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

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

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隂是也招隱

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玩乃

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

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花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

謂瓊花如玉蘂之白耳

容齋隨筆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

花又名米囊黄魯直易為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椿莽相似而唐昌所産至于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約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

梠花出處

南史劉杳傳

杳在任昉坐有人餽昉梠酒而作㭊字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廣韻玉篇不取梠字㭊字

集韻㭊梠木名汁為酒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寺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玉篇廣韻樹字注云木樹總名禹貢厥木惟條今荼蘼久則根株合抱玉蘂亦然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别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

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為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為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為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取為中的何必拘李善亦玉為瓊之注耶桾音陣南史劉杳傳所為桾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為據循俗訛桾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為瑒杖梗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復疑未安于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王蘂止因好事者

為作唐人帖故曽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
見此花所為信耳而不信目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續添

唐昌觀玉蘂花詩

晴空素艷照霞新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

蘂珠宫上玉花春

瓊花玉蘂渾而為一説出風俗雜誌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寔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

和李季良長短句 名下水船 見雞肋集

百紫千紅翠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
尚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
州本一朵氷姿難比曾向無雙亭畔半酣獨倚似夢覺
䑛出瑶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以玉蘂爲瑒起于曾端伯子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
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揚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尚有
楊巨源絶句合作冠篇至於孫句晁詞差訛如前說不
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丙午子充題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五 近體樂府

宋 周必大 撰

長短句

二老堂會七兄樂語 戊午

伏以履道七人之宴播唐代之詩章耆英諸老之游形

聖朝之圖畫眷此二難之集居然四者之并晞洛汭之

高風作盧陵之佳話恭惟致政提舉監丞致政少傅國

公世傳素業仕偶清時戎監銓曹內同起于閶闔州麾使節外俱綰于絲綸念昔時襲韋布以起家喜今日掛衣冠而居里閈一得三遠其于懷哉學禮於童蒙踰七望八孰非翁幸矣得年于耄耋乃迎長至爰秩初筵爰堂之酒親篘梅塢之花對揷莫問三山二竺此會何如庶幾四皓二疏其風未墜某等雖居下里切仰髙明不度蕪才敢呈口號

早似機雲入帝鄉晩如廣受出咸陽舊游應憶魚同隊

倦翼還欣雁著行甲子八百九十朔醉鄉三萬六千場
新陽漸涵春消息二老風流日月長

勸酒朝中措

乘成臺上曉書雲黄色映天庭已謝浮名浮利也知來
日應長生　邉亭臥鼓餘粮棲畒朝野懽聲從此四時
八節弟兄常醉金觥

子中兄自安仁遣書云將以重九登高祝融峰
且有借瓊珮霞裾之語戲作滿庭芳以解嘲

天壤茫茫人心殊觀未免因欠思餘太山丘垤同載一方輿邪更長沙不濕祝融纔比吾廬秋風冷攀緣汗浹應嘆苦區區　登高聊爾耳何須蠟　屐誰暇膏車默存處清都兜在須臾笑約乘鸞羽客倒景捫掌崎嶇歸來好覓囊萸盞一為洗泥塗

和從周宣教謁金門詞祝千歲壽請呼段嶋二生歌之

梅乍吐趂壽席香風度人與此花俱獨步風流天付與

好在青雲岐路願共作和羹侶歸訪赤松辭萬戶儔

花猶是主

葛守坐上出點絳唇道思歸之意走筆次其韻

報答風光滿傾瓊液休思賦亂鶯聲碎來往甘棠底

聞道中和深簡君王意歸舟起到時應是玉殿槐交翠

又

醉上蘭舟羨他沙暖鴛鴦睡月波金碎愁海深無底

太守新詞解釋無窮意高歌起閑非閑是渾付煙中翠

赴池陽郡會坐中見梅花賦點絳唇一首 丁亥九月

己丑

白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霜逗癡了閨房秀

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仍怕伊僝僽

乙夜趙晉文出家姬小瓊再賦 仝前

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

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都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

賤生之日蒙季懷示朝中措新詞今借嚴韻

以侑壽觴敬述雅志非泛泛祝詞也戊子

月眉新畫露珠圓今夕正相鮮見杜詩 欲導唐家誕節先生漢相韋賢 懸知此去鶯遷春谷鶚在秋天班首笄來旬歲狀頭看取明年

胡季懷以朝中措為壽八月四日復次其韻季懷常以宰相自期故每戲之巳丑

九重深念朔庭空良弼夢時中季懷有時中堂 擢第難遵常制築岩直繼高風 明年東府金釵珠履列鼎鳴鍾良醞倘

分焦草早未休浸曹公季懷近送酒如醞詁之則云秫名為早禾酸

次江西帥吳明可韻醉落魄庚寅四月

山川迴別赤城自古雄東越鍾英儲秀簪紳列何事黃扉殊未相黃髮　如今衮職那容闕人心恰與天時合看看孚號形庭發初破天荒留與後來説明可台州人自云近世未有二府

才高句傑飛黃却應鸞和節新詞聊捲波瀾潤泉玉淙琤猶不比清切　相逢未穩愁相別南園煙草南樓月

陽關西出重吹徹垂柳新栽寧忍便攀折 胡可新創南園

暮春胥氏坐上次胡邦衡西江月韻

三月群賢畢集二天五馬生光傳觴擊鼓底忽忙畫鷁將飛江上 魯國方虛兩社齊人要復侵疆延英引對上東廊應念幽人相望

再賦送行

籍甚新除刺史歸然魯殿靈光詔書催發棹謳忙沙路從今穩上 有喜刋除戎索無勞遠撫閩疆日高龍影

轉槐廊想見清光注望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五